

飘窗

刘心武

长 篇 小 说 系 列

钟鼓楼
风过耳
四牌楼
栖凤楼
刘心武续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飘窗

长篇小说系列

钟鼓楼
风过耳
四牌楼
栖凤楼
刘心武续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窗 / 刘心武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刘心武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1423-8

I. ①飘…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5930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8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23-8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人 物 表(出场为序)

庞奇——高级保镖

薇阿——歌厅小姐、准妈咪

糖姐[唐淑仪]——歌厅妈咪

叶先生——台湾商人

雷二锋——麻爷的保镖

麻爷——难以弄清楚的社会强人

薛去疾——退休高级工程师

顺顺[方忠顺]——卖水果的

顺顺媳妇——原来扫大街

薛去疾老伴——在美国

薛愚——薛去疾儿子,先在美国后回国创业

梅菲——薛愚妻子,在美国

薛去疾孙子孙女——在美国

林倍谦——从台湾去美国定居的商人

某高位要员孙女婿——身份是否真实待考

夏家骏——报告文学作家

林倍谦儿子——在美国,为研究大分子的科学家当助手

女秘书——当年在麻爷老板间外值班

“东北虎”——麻爷保镖

两个少林和尚——麻爷保镖

三个退伍特种兵——麻爷保镖

四个“蒙古野狼”——麻爷保镖

顺顺母亲

顺顺弟弟——收购倒卖旧电器

顺顺弟媳

顺顺隔壁邻居——制作假证件的犯罪嫌疑人

文嫂——姓赵,大嗓门的四川妇女,家政小时工

四川妇女的丈夫——姓文,油漆工

砍人的东北汉子

东北汉子的媳妇及幼子

何海山——“文革”中的何司令

何海山妻子——已离婚,带走一对儿女

小潘——电工

小潘妻子——已生两个女儿又怀孕

小区中被杀的女子

遇难女子的亲属——不知是其母亲还是姑妈

庞奇父亲——农民

庞奇母亲——农民,病逝

庞奇哥哥——在外地打工并全家迁往那里

庞奇弟弟——农民

庞奇叔叔——在县城开武馆,教授岳家拳

姿霞——农村妇女,一度在歌厅当清洁工

瑞瑞——歌厅小姐

小区门口的保安

某区城管头儿——姓王

城管头儿二奶——姓钟

钟家保姆

钟力力——取得硕士学位移民外国的女青年

余先生——某机构会计

女头儿——余先生的上级

冯努努——取得学士学位的园艺师,庞奇女友

冯努努母亲——小学教师

冯努努父亲——中学教师,已故

冯努努舅舅舅母

冯努努姥姥

二碾子——打卤面馆老板,倒卖火车票的黄牛老前辈

铁路公安局几个大小头儿

矮个子黄牛

中等个黄牛

跟夏家骏同系统的竞争者

夏家骏妻子

夏家骏女儿及其白人丈夫

公路上的袭击者

麻爷替身

雷进——雷二锋父亲

张班长——雷进当时所在部队的一位班长

大牛——雷进当时所在部队的一位战士

军营后门站岗的士兵

海芬——将军之女,钟力力、冯努努中学同学

海芬父亲——将军

海芬母亲——将军夫人

雷二锋的战友们

丙区警局副局长及警察

出版社头儿

出版社编辑

尼罗——流亡诗人

薛愚所在美国公司的心理医生
覃乘行——学者
出租车的哥——大谈政治抨击贪官
戚续光——薛愚中学同学,餐馆老板
薛愚的合伙人
领座小姐
张经理——戚续光餐馆的店面经理
张老师——薛愚上中学时思想教育组的组长
夏家骏的父亲母亲——在回忆中出现
缺腿的残疾男子——姿霞的丈夫
赵聪发——文嫂弟弟,送啤酒的
被小潘杀害的独居演员
卖烤串的摊主
赵聪发雇的伙计
唐广立——车主,糖姐之弟
徐主任——女,来自外省某县
黑收容所的黑看守
薛愚公司所在地的干部
美国某研究大分子的科学家
小魏——海芬家的司机
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追求一个叫姜雅琦的女子
某青春靓女——可能是演员
某中年长发男子——可能是副导演
旗袍女——麻爷私宅女仆
表演二人转的女子
表演二人转的男子

1

庞奇站在街口，一条街抖三抖。

街上不少人都知道，一年前他离开那条街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我不回来则罢，如果有一天我回来，那一定是来杀人的。”

2

薇阿跑去找糖姐，糖姐正在精雕新美容过的指甲。

薇阿是一口气跑上三楼的，气喘吁吁：“糖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坐在这里修指甲？！”

糖姐头也不抬：“那你要我修理哪儿？人老色衰，也就指甲还有点良心，没起皱纹，我怎么不该多给它点呵护？”

她们正好在落地玻璃墙边上，可以把半条街尽收眼底。薇阿让糖姐望街那边，马路尽头，水果摊前……糖姐依然不抬头，问：“怎么，你那高雄客来啦？”

薇阿很不高兴。她刚到金豹歌厅的时候，也印了张名片，正面

是她的艺名阿薇，背面是她的手机号码。某日，进来几个客人，其中一位仪表堂堂，最喜欢她陪着 K 歌，一起吃果盘里的火龙果的时候，她递上自己的名片，那人看了说：“薇阿！好怪的名字！”原来那人是台湾来的观光客，横印的汉字，习惯从右往左读。其他的客人就起哄：“咦，怎么只给叶老板，不给我们？”她就义正词严地说：“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你们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我高兴把名片给谁就给谁！谁也不给又怎么着？”乱哄哄当中，叶老板又牵手请她一起合唱《外婆的澎湖湾》，最后总算文明分手。从那次以后，歌厅里的人就都不再叫她阿薇，改叫她薇阿了。她自己也觉得薇阿听起来更那个些，再印名片，就印成薇阿，但又时时会有本地客诧异：“该是阿薇吧？”她就冷冷地说：“随便。只是背后的电话号码要读顺溜了。”

薇阿现在也不当小姐，当准妈咪了。她只等着妈咪糖姐快些隐退。本来一年前糖姐就要退休去经营服装店的，薇阿一度都接手妈咪的权力了，没想到后来糖姐出了岔子，那事就没落实。薇阿闲来读一本《新编唐诗三百首》，言谈话语间，会恰当或生硬地引一两句唐诗。此刻她就对糖姐说：“你呀，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她这次的引用是非常精当的。她再督促糖姐朝她指的方向看。糖姐终于抬起头，把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精致的望远镜搁到眼前，右手食指对焦，于是她看到了站在离街口不远的马路那边的庞奇。

见糖姐脸色陡变，薇阿心想，大奇是来杀糖姐的吧？

听到庞奇到街的消息，二锋很镇定。

他思忖，如果庞奇真的是来兑现杀人的誓言，那第一个要杀的，是麻爷。第二个嘛，应该是糖姐。第三个该是他吗？像庞奇那样的人，杀仇家，一个足矣。庞奇不会是杀人狂。

二锋刚从另一端的闪电健身俱乐部里出来，他游了泳，在健身房练了胸肌和腹肌，正打算开车去五里外那家最喜欢的馋嘴蛙去吃饭。他开的是一辆本田。他的车穿过整条街，驶过水果摊那儿时，他从车窗里瞥见了庞奇，车窗贴了膜，他相信庞奇并没有发现他。

二锋姓雷。可知他老爸给他那样取名的苦心。他参军三年后复员。复员应该加引号。不仅是他，他那些离开部队的战友，没有哪个真的回复到原地当个留守农民。虽说“复员”的战友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大多数是走上两条道，一是当司机，一是当保镖。或者说根本就是一条道，比如他，最后成为麻爷的司机兼保镖。深得麻爷信任看重后，九个月前，麻爷先是让他出任麻爷产业旗下的健身俱乐部的经理，后来更让他入股，干脆成了俱乐部的老板之一。时下他只在麻爷有特别需求的时候才给麻爷开车随侍。

麻爷最早的司机兼保镖是庞奇，他们一度超越主仆关系，堪称生死之交。但是一年前，麻爷和庞奇忽然分崩离析……

薛工住的那栋楼,卧房飘窗外,正是那条街最繁华的地段。说繁华,是指商铺林林总总,铺面也都浓妆艳抹,但真要准确形容,却只能溢以三个字:脏、乱、差。

那条街街名很暧昧,即使是老住户,也将抹不清。有人叫它打卤面街,若问七十岁以上的老居民,多是这个说法。但查老住户的户口本,上头却一定写的是功德南街。也还有另一个叫法是红泥寺街,知道的人不多,却明明白白写在一本老版的地方志里。

之所以脏、乱、差,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几十年来,行政区划发生若干变化,这一片成为三个区边缘的衔接处,三个区都嫌这一片难治理,因此你推我诿,甲区说该乙区管,乙区则说该甲区管,有时候则甲、乙区都说本应丙区来管,而丙区更振振有词地说,它管不着,至于究竟该谁管,它也不追究,那是市里的事,谁有能耐谁到市里讨说法去。

也确有些人往市里反映,但情况没什么大改进。三个区的环卫工人一般都只打扫到这条街周边,说街里不归他们管,只有时逢全市有重大涉外或会议活动的时候,三个区的相关部门才会配合一下,命令环卫工人不留死角地彻底清扫,这条街也就只在那段时间里能干净几天。甲区的城管值勤车开过来,无照小贩就往马路那边跑,因为据说马路那边就是乙区了,而乙区的城管车一来,不用说,无照摊贩又往马路对面躲,两区城管齐出动的时候极其罕见,丙区城管则一贯不到此街来。

薛工住的那个小区,在这条街甲区辖内,是个不小的小区。他住的那栋楼,以及临街的另一几栋楼,是小区内相对便宜的。小区的核心部分有很高档的公寓,没有小户型,全是二百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七层楼,有电梯,一梯两户。其中有几个顶层的公寓,两户其实是一户,居住面积达到四百平方米,有楼顶花园和小游泳池。小区内的公用绿地花木繁盛,有假山荷塘,小区内一角有会所,而二锋掌管的那个闪电俱乐部,有扇后门就开在会所边上,持VIP卡的人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俱乐部健身。

薛工住四楼,他很喜欢这个高度,既有一定的安全感,又可以很方便地观察外面街道的动态。脏、乱、差固然也令他愤愤然,但也给他和小区里的一般中产阶级带来许多方便,比如街头的那家水果摊,渐渐发展成营业面积超过五十平方米的规模,夏天有大帐篷覆盖,冬天增添可拆卸的玻璃围墙,所出售的品种十分齐全,像榴莲、山竹、莲雾、人心果乃至菠萝蜜等全有,其智利大樱桃一百多元一斤,照样有人买。那可是个无照果摊,却几年屹立不倒,它等于是侵占马路而为,当然不用缴纳房租和营业税,所以上好的水果,却可以比街对面那家超市里的还卖得便宜。

街上的无照摊贩,卖菜,卖各种零碎的日用品,也有卖煎饼、烤白薯、风味扒鸡、炸臭豆腐、爆玉米花,以及各种批发价饼干桃酥的。薛工只买菜,不会买那些立刻可以进嘴的吃食,但那些吃食的顾客不少,他们多是住在马路对面那些商铺后面,巷子里面的那些切割成很多不同院子里的外地租房住的各色人等。一到天气稍暖,街上更会出现很多烧烤摊,会摆上许多简陋的桌椅,供应白酒和啤酒,生意会非常之好,且会营业到午夜以后,晨曦中会看到遍地狼藉的垃圾。

那些走进巷子以后被切割成不同院落的出租房,并不是农民

房,而是早已倒闭的国营工厂遗留下的库房及职工宿舍。那些老房子被间隔为平均十来平方米的小屋,出租给外地人。

薛工常对来访亲友指着窗外说,虽然脏、乱、差,却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来往于这条街的,有富豪,有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更有原住贫民和形形色色的外地人。有的外地人是当装修工的、当保姆的、当环卫工的、卖水果蔬菜和其他东西的、卖烧烤啤酒的、收废品的、开黑摩的的、修理自行车的、拎桶水摇晃着大抹布招呼开车人停车擦洗汽车的、卖盗版光盘的、磨剪子磨刀的、卖金鱼小兔豚鼠的、卖花木的、收长头发的……正是因为这许多的“社会填充物”,我们的生活才如此丰富多彩、黏合难拆……

当然,这都是两年前的情况了。一年前,薛工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心情也越来越不好。

那天下午,薛工把自己的心情调理到比较平静的状态,倚在飘窗的大方枕上,想跟两年前那样,从容地欣赏窗外的“清明上河图”,不经意间,发现水果摊前有个魁梧的身影反常地屹立在那边厢,久久没有移动。他仔细端详那身影,不禁沉吟:莫不是庞奇吧?

他和庞奇,两年前在这条街就有过交往。他也听说过庞奇那“若回来,要杀人”的恶誓。庞奇果然不期而至。他会杀谁?

5

水果摊的老板叫方忠顺,熟人都叫他顺顺。他个头很高,薛工头次买他水果的时候就问过他究竟多高,他乐呵呵地说从来没量过,后来多次碰上多次问,顺顺还是乐呵呵地回答没量过。有次

薛工说他会带个卷尺来给他量，顺顺摇头摆手：“量它干啥？多高不也一样活着？”

顺顺来自河南许昌地区，原是种烟叶的农民，也宰过猪，后来嫌熏制烤烟累个臭死还挣不上几个钱，就带着媳妇到这大都会来干上了卖蔬菜水果的营生。也曾在官方指定的集贸市场交摊位费摆摊，后来觉得摊位费太高，还得不到好位置，就干脆在这打卤面街的巷子里租了房，每天蹬平板三轮，过半夜就去二十几里外的大批发市场进货，一早拉到这街上来卖，这样既不用缴纳摊位费，又可以流动，很是惬意。当然也有城管来扫荡，他们那伙无照摊贩就你从街这边来，我往街那边逃，城管多半也拿他们毫无办法。

男人该有个头，“一高遮百丑”，薛工估计顺顺有一米八五左右。身子虽高，顺顺却并不怎么健壮。“男高女爱随”，顺顺的媳妇个子在女子里面也算高的，白净丰腴，让同院的和一起无照卖货的男子们羡慕。顺顺的媳妇争取到了个扫马路的工作，环卫部门是给上“三险”的，大有公务员的味道，就凭这一点，也很招人羡慕。

有一回顺顺正在给顾客称鸭梨，甲区城管忽然来了，其余摊贩急忙往乙区逃，顺顺也要逃，那买鸭梨的顾客却拉住他不让跑，说是他那秤有问题，正纠缠时，顺顺被城管逮了个正着，狼狈不堪，那顾客还在埋怨他，城管却要將顺顺的整个三轮车往他们的执法卡车上搁，正在此时，不远处的薛工正跟庞奇走在一起，薛工马上让庞奇出面救急，庞奇几个箭步赶过去，对那执法城管叫声：“兄弟！”几个城管定睛一看，不是别人，竟是庞奇，忙缩住手，纷纷露出笑脸，回应道：“庞大哥，出来走走？”顺顺趁便赶紧把三轮车蹬跑了。

顺顺原来并不清楚，他所来谋生的这块地盘，全是麻爷的，而

庞奇，也就是庞大哥，乃麻爷跟前第一号。自那以后就对庞大哥敬畏不已。又因常买他蔬菜水果的薛先生跟庞大哥是朋友，就对薛先生尊敬有加，常常是心甘情愿要白送薛先生东西，薛先生哪里能白要，不但不白要，还常常不让顺顺找零头。

那天顺顺在果摊棚里发现了庞奇，多年不见，又长时间只是个侧面，虽然庞奇在棚外站了半晌，顺顺还是不敢贸然呼唤，后来终于认准了，才走过去招呼：“庞大哥，真是您呀？啥时来的？”

顺顺并不知道庞奇一年前发恶誓的事，他把庞奇请到棚里坐，问庞奇想吃哪样？他说感谢庞大哥当年解救过他，庞奇望着他好生奇怪，庞奇完全不记得了。顺顺剖开一个硕大的菠萝蜜，挖出里面的果肉递上去，庞奇没有拒绝，扔嘴里猛嚼猛咽，腮帮筋和喉骨跳动着。

顺顺提到薛先生，庞奇问：“他还住这里？”顺顺答：“今早还来买过香蕉。”庞奇脸上的线条，似乎变得柔和些。

6

薛工名薛去疾，是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搞了半辈子的轴承，跟老伴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又有了份相当稳定的工作，儿子在那边娶妻生子，薛工两口子几次赴美探亲后，最后老伴决定就留在那边，因为老伴在这边哮喘总好不了，一到那边，不治而愈，这样薛工就独自住在这边这条街的这个三室两厅的公寓里，除了每周定期跟大洋那边亲人通个长达一小时的电话，就是一个人过日子。他自称是空巢人而非空巢老人——因为

他还不满七十岁，现在这个城市里九十岁以上的老寿星几乎条条街有，他们那个楼盘的会所餐厅里，几乎月月有晚辈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办生日宴的；他又自称是“不是鳏夫过鳏夫日子”。

薛去疾这个名字，不消说，是因为一出娘胎，就体弱多病，父母为了祈求神佛能保佑他成活，取下的。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一九五〇年后被定为小业主，开头比起地主、富农、资本家来，似乎还算好些，后来随着“继续革命”的不断深入，小业主也就跟资本家画等号了，不过由于父母谨小慎微，倒也没招惹出什么大祸，薛去疾也总算上了大学，学的机械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大型国企，当了十几年技术员，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工程师，因为领导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这样的人吃香了。又因为有好几种发明创造，取得了专利，工厂应用中大获成功，就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被选为政协委员，呵，可有七八年的风光日子。

但是，后来薛去疾出于真情真性，卷进了大事件，被清查、劝退，一时间仿佛风中黄叶。而没几年，他们那个大厂，说是合资转型，其实就是卖出关闭，工人纷纷下岗，行政人员分流，技术人员留下的较多，但因他“犯科”，也就提前退休，后来档案移到街道，退休金也由那里划拨到他的银行折子上，若不是儿子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反哺的力度很大，回来探亲，张罗着将原来父母住的旧房子卖掉，添钱为父母买下了这套公寓，现在他的日子，就难以摆脱灰暗。

老伴是三年前去美国再未返回的，不是二人感情出了问题，是老伴去了以后哮喘虽然平息，腿脚又出现了问题，据美国医生说，是一长串英文命名的一种病症，总而言之，是行走不便了。儿子儿媳买的“号司”，连阁楼三层，老伴只能在一层活动，上面去不了，全家在一楼聚餐毕道“拜拜”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上楼去，她

有什么事情,或有什么话想说,就给他们往楼上打电话。好在她会电脑,会跟薛去疾互通“伊妹儿”,本来还可以通视频电话,但薛去疾和老伴双方都不愿意在电脑上安装摄像电眼,有“越看越老不如声音常好”的共识,也就只是通常规的越洋电话。薛去疾这三年也没有再去美国探亲,因为连续十三四个小时的航班他已经无法承受,儿子儿媳表示要来探望他,他说:“现在没什么好看的,你们把妈妈照顾好,把孩子教育好,就行了。等我想你们的时候,自然会打电话叫你们来。放心吧,我过惯了独居生活,得大自在呢!”

他没事就坐到飘窗台上倚着大靠枕欣赏他所谓的“清明上河图”,也常常下楼,爽性进入到那世俗画卷里,成为其中的一粒芥豆。就这样,从老伴不在身边的时候,他陆续结识了庞奇、顺顺,以及更多的“画中人”。

7

薛去疾这名字现在很少有人称呼,甚至根本不知道,原先工厂里人们都称他薛工,后来工厂解体,流落到社会上,有称他薛师傅、薛老师、薛先生的,他对后一种称呼,应答起来脸上微笑最多。

但是,那年那一天,忽然电话铃响,接听,对方称他“去疾兄”,呼唤顺耳,却觉陌生,谁呀?对方提起以前的事情,他才想起来,是一位台湾人士,此人又常居美国,当年他因是政协委员,被安排在一个代表团里,去美国访问,见到过这位仁兄,大体上可算同龄人,聊起天来,当时出去的人,都颇拘谨,薛去疾在言谈上更是唇上挂